

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

鄒魯自署



鄒魯著

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重慶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上海初版

(·32302 滬報紙)

# 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一冊

定價國幣壹元貳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作者

鄒

發行人

李 上海河南路  
宣

印刷所

印商務刷印書

發行所

各地  
商務印書館

魯

\*\*\*\*\*  
\* 所必究 \*  
\*\*\*\*\*  
版 翻 印 權 \*

## 自序

余十九歲在大埔原邑創辦樂羣中學，其教育思想欲帥歐美者，不過以吾國科學不及人，以致爲人挫敗，思圖富強而已。其後列名黨籍，及二十二歲爲樂育學校教員，覺君主專制之毒，世界戰爭之酷，自編國文，有「天禍」一篇，中云：「自有天而君主，借以興禍，自有天而宗教，借以興禍。」蓋謂君主與宗教皆托天自重以禍人，欲消滅此種禍根，須將天之神祕揭破。故結論則謂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世界大同，乃爲天之主旨。及二十五歲在兩廣高等方言學堂執教鞭，其中有國際公法一門，愈教愈無意味。因有強權無公理，人類戰禍決不能以公法約束之也。此後雖因革命，未能繼續從事教育有年，然終信救國家救人類，仍以教育爲基礎。及民國十三年重入教育界，長國立廣東高等師範，長國立廣東大學，要不離此主旨。但爲時既暫，時局復多糾紛，未能于教育現勢有所表示。且亦以中國祇須教育普及，各級教育照現行制度努力向上，即足以救國。自十七年遊歷二十九國，所到各國，不特考其政情民俗，尤考其教育實況，始知我國現行教育制度，尙多未善。故二十一年長國立中山大學兼主持西南政務委員會，即提議設立西南教育改革委員會，集西南教育界商議改革現行學制，中分四項：（一）廢除寒假暑假，縮短修業年限，將現行之小學六年，中學六年，大學四年之制，改爲小學五年，中學六年。

五年，大學三年；（二）注重實科；（三）編審教科書；（四）編譯科學書籍。余復爲商榷文及演講，詳陳其義。當時因格於法令時勢，雖試驗亦未能實現。今則縮短修業年限之議，美國在此次大戰後，其大學不少改爲三年畢業，而芝加哥大學校長復有十八歲即修完大學課程之主張；我國亦實驗五年中學制，最近成都九大復有大學三年畢業之提議。雖有未能廢除寒暑假，未盡如余之主張，但昔之視爲放言高論者，今漸有見諸事實焉。至注重實科問題，二十一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四屆三全會，關於教育案之決議，亦本此旨。然在今日觀之，則自嫌不足矣。若夫中小學教科書之編審各點，近年教育當局業多實行；編譯科學書籍，則仍非大加注意努力以赴不可。凡此皆就我國教育而言。二十五年至德國參加世界大學會議及海德堡大學五十年紀念，見希特勒備戰之急，與縱任國社黨學生殺猶太教授，始知教育程度之提高，未必卽爲世界人類之幸福，因而有改革教育哲學基礎之提議。蓋目前教育哲學，一以戰爭爲目的，將見教育愈普及，則僧子手愈多，科學愈進步，則殺人之屠刀愈利也。果爾，轉瞬面世界大戰爆發，人類之浩劫竟至空前。二三年來，各國朝野急急於籌謀此次將侵略武力消滅之後，如何奠定世界永久和平，方法不爲不多，用意均極至善。而余終覺根本之圖，須世界人類均能受到仁愛互助之高等教育，始克有濟。蓋侵略之野心，決非白紙黑字之法律條約所能防範，必須全人類皆有同等之能力，始無敢侮人者，亦無被人侮者；亦惟人類皆存愷悌慈祥之念，始無敢動殺機，亦不忍動殺機也。但欲全世界實行，尤望我國能先行，故去年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，

余有全國國民皆受免費高等教育之提案。同時欲對於明年世界教育會議有所陳述，遂著「教育與和平」一文。此文定章次後，原擬作一單行本，後因身邊既乏材料，而時局緊張，復未能潛心伏案，乃草草成一短文，藉表大旨。夫天地本以好生爲德，而惻隱之心，則又人皆有之，以浮生若夢之光陰，固應本其原有之自然美德，努力於造福人類之科學，以造成自由康樂之世界，而已身亦同處於和風甘雨之中，享其康樂。奈何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，使冤冤相報，戰無虛日，人類日處於慘酷悲痛之境，而已身亦莫能或外哉？昔普勝法，歸功於教鞭，則余今日之策永久和平，又安能不賴於教育？蓋惟有造殺機之大能力者，始能轉運此殺機而化爲生機。此余所以主張和平必本於教育也。此序之敍述，係由余教育思想之起源敍至現在，而本書之編次，則由現在溯及往昔，因往昔只言本國，且所見尚有未足，今則注意世界，策動永久和平也。但年來久病，學殖荒蕪，所見知多缺漏，務請讀者勉其所已及，而教其所未及，則拜賜豈特個人已哉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冬至日鄒魯識於重慶海屋。

# 目次

自序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教育與和平 ······         | 一  |
| 二、全國國民皆受高等教育原則案 ······ | 二一 |
| 三、改革現行教育制度 ······      | 二九 |
| 四、改革現行學制之商榷 ······     | 三四 |
| 五、再論寒假暑假及縮短修業年限 ······ | 六三 |

# 我對於教育之今昔意見

## 教育與和平

### 一 緒言

余幼讀禮運篇，對於大同，爲之神往；讀弔古戰場文，深感戰爭的悲慘。其中「昔蒸民，誰無父母，提攜捧負，畏其不壽，誰無兄弟，如足如手；誰無夫婦，如賓如友。生也何恩殺之何咎」？更覺激動至情。我相信人性是樂羣的，然而四海一家，迄無實現的希望。我不信人性是好鬪的，但是戰爭却是歷史上循環的事實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

戰爭的殘酷，是人人所知道的。即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論，依照統計，不說別的，官兵死亡的，就有一千萬，受傷的二千萬，九百萬的孩童喪失了他們的父親，五百萬婦女成爲寡婦。情形之慘，可想而知。至於文化生產的摧殘，更不消說。但是相距祇有二十一年，一幕更慘的悲劇又出演了。這次戰爭的地域益廣，動員益衆，死傷孤寡的數目，必較前益大。而由於轟炸

的猛烈，後方與前線，幾乎沒有什麼分別。至於侵略國軍人的蔑視國際公法，姦淫擄掠，集團屠殺，使用毒氣，則更是目不忍睹，耳不忍聞。結果傷亡之重犧牲之大，不難想像，但是冤冤相報的情勢，看來還未能使它絕對消滅。那末有什麼方法，使人類不再從事於戰爭呢？

再由我個人來說。小兒越少小聰明，就愛如掌珠。不消說笑則爲之喜，啼則爲之憂。及至讀書的時候，幾乎過目成誦，日夕勤讀，孜孜不倦，師長親友，交相加譽。由小學而中學，而交通大學，後入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院，都是成績草著。我個人自然是益加鍾愛，尤盼他能爲國家社會造福。不料此次戰爭，因奉交通部命往香港，搶運材料，竟爲倭寇所戕，我悲痛之情，雖萬分自抑，然至今睜睛心目，寢寐見之。既不忍看見他的照像，也不忍聞別人叫他的名字。我一人喪子的情形如此，和我有同樣感傷的，又何止千百萬人。人類受戰爭的痛苦這樣慘重，爲什麼不能竭盡所能，消滅戰爭，俾子子孫孫，得永享人生應有的樂趣。

何況將來的戰爭範圍之廣，毀滅力之大，必更甚於目前。我們知道現在已有十噸二十噸的爆炸物，安知將來沒有五十噸或一百噸的？這樣，稠密的都市，可毀滅於頃刻之間，無辜居民，絕無逃避的機會。一百噸左右的坦克車，已在戰場上出現；那末將來幾百噸的，甚至千噸的，更可暢所欲爲，橫行無忌。千百尊大砲，已在前線怒吼。將來千萬尊火威之下，砲程之內，勢必民無噍類。出動數千架飛機，已成家常便飯；將來幾萬架一來，真可使天無日色，地無生物。而且還有化學戰爭，更是慘無人道。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但是進攻的武器愈加厲

害，防守的工具亦必愈加發達。戰爭一起，攻守相搏。由於武器的無情，結果所犧牲的，就是人類。

還有，假使這次戰爭結束後，國際間仍不能有真正的和平，那末不但我們和我們子孫的一大部分精力，消耗在彌補這次戰爭的損失，並且還要從事於未來戰爭的準備。因之即使有繁榮，人類也不能享受到它的全部利益，人類更不能利用自己整個的勞工，來開發大自然，以增進自己的生活程度。而種種科學發明，技術上的進步，亦不能完全為人類謀幸福。人類為自己謀幸福計，這種的浪費，總該竭盡所能，設法解脫。

由以上各方面看來，無疑地人們該努力實現真正的和平。

## 二 已往及目前對於和平的努力

我不否認人們對於和平，會有種種的努力，並且目前還在繼續奮鬥。現在且把重要的，扼要討論，一方面研究它們的得失，另一方面藉此找出真正的路徑。

為方便起見，這種努力可分為兩大部份，一是無常設機構的維持和平的方法；另一是有常設機構的。關於前者，主要的是（一）維持均勢；（二）海牙和平會議；（三）國際公法。

文藝復興之後，歐洲成立了許多新興的國家：結果強凌弱，大併小，釀成不斷的戰爭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非特政治哲學家有種種國際組織，以維持和平的理論！就是橫暴的君主們，也

想息事寧人。於是屢次實現了所謂的歐洲協調。而這種協調，蛻變而成均勢政策。但是不論協調或均勢，事實上是一種武裝的和平，無補於和平。雖然在勢均力敵的時候，互有顧忌，可保持暫時的甯靜，不過武裝和平，總不免造成軍備上的競爭，而由於軍備競爭，均勢就很難保持。所以均勢一日消失；戰爭便隨之而起了。這些對於真正的和平，可說沒有任何積極的貢獻。

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兩度的海牙和平會議，的確是一種對於維持和平的廣泛努力。參加前者的總共有二十六個國家；後者的增加到四十四個；可見希望和平情緒的普遍。然而它對軍備的限制，毫無結果；所有的成效，一方面是充實國際公法，這點稍後就要討論到；另一方面是創立國際仲裁法庭。但是國際仲裁法庭，非特不是一個常設的機構，並且它的職權也非常狹窄。就在和會裏有極大的努力，亦未能使參加國接受強迫提交仲裁的義務。它固然闢開了和平解決國際糾紛的路徑，的確使若干次可能的戰爭消滅於無形；但是它至多祇可說是和平史上重要的一頁，無論怎樣利用它，誰都知道不足以實現真正的和平的。

至於國際公法，根本就沒有把維持世界和平，為其直接的目標。它的重要貢獻，一方面是擬訂許多國際間公認的規律，使國與國之間的紛爭，和人與人之間的一樣，有和平解決的能力，不必訴諸武力。這無疑消滅了若干戰爭的因素，對和平有重大的助力。但是我們該注意，任何法律，後面沒有強迫使人遵守的力量，就很難發生實效。非戰公約的失敗，便證明奧論不足以維持它的尊嚴。因之當我在民國紀元前二年在兩廣高等方言學校任教的時候，曾有國際公

法一課，愈講而愈感得國際社會中無公法的存在，實際上祇有強權而已。不過當時雖明知此理，却不欲公然揭開，終冀國際公法能如孟子所言，「五霸假之也」，亦未嘗不可借來作為維持世界安寧的一種工具。

在有常設機構的一方面，最重要的當然是國際聯盟。它是國際間廣泛地組織起來，以維持和平的初次嘗試。因之我對它的期望甚切，深願它真是世界和平的福星，人道正義的救主。

關於它的優點和弱點，論者甚多，毋庸贅述。不過為避免重蹈覆轍計，且把它弱點中的重要略加檢討。如盟約與和約合併在一起，使永久有戰勝國與戰敗國及不平等觀念的存在，根本損害它的基礎；此其一。重要決議，都要全體通過，才能成立，因此弄得任何改革都不可能，而維持現狀乃是不易的結果；此其二。它在名義上雖然是一個世界的機構，但是自美國拒絕參加之後，尤其因主持者的措置失宜，事實上已使它祇是一個地方的組織，此其三。由於英法政治家目光的短小，使它威信日落；及至它把暴日對於我國的侵略行為，淡然處之，祇視為地方事件；雖有李頓報告書，亦不積極履行其職責。誰都知道它本身的坍台，已為既定的事實，並無法遏制第二次大戰的爆發。

其次，我們可以說到最近頓巴敦橡樹會議的國際組織建議案。這比諸國聯盟約，無疑地完善了許多。經過兩次大戰及國聯失敗的慘酷的教訓，還有大西洋憲章，聯合國宣言和莫斯科四

國宣言爲基礎，結果至少應該是這樣的。然而它也有缺點，侵略定義的含糊，便是其中最顯著之一。此外我們該注意幾點：（一）它祇是一個草案，必須繼續努力，才能夠使它有更完滿的規定而成為「聯合國」的憲章；（二）在聯合國成立之初，顯然需要精神團結，使它有機會充分長成，因之我們對於這個團結，務必要它美滿而持久；（三）任何公約，本身祇是白紙黑字，能否發生實效，全要看會員國有無遵守及維護的誠心，否則便很難符合我們的期望，而成為維持和平的有效工具。

但是根本說來，以上的一切，我認爲祇是治標的方法，却不是治本的。在過渡時期中，這固然必不可少；但是爲一勞永逸計，決不能再進一步另求治本的辦法。

那末什麼是治本的辦法呢？一言以蔽之，便是全人類知識的平等。而達到這個目的，必須全人類都受高等教育。所以我認爲全人類都受高等教育，可使全人類知識平等，並且是實現世界真正和平的唯一可靠路徑。

### 三 真正和平與教育

我主張全人類都受高等教育，以達到知識平等的目的，並奠定真正世界和平的基礎，理由是很簡明的。

第一、知識不平等，顯然是戰爭的根源之一。例如日本人自以爲他是神的子孫，便生統一

中國，統一世界的野心，而實行侵略我國，以及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中的各區域。德國則杜撰優秀民族的理論，認為有統治其他民族的資格，便屢次冒大不謹而啓鑿了。至於帝國主義，更為明顯，無一不假借優秀的名義，以奴役他人，而種下未來戰爭的禍根，假使各民族的知識相等，非特野心家無所藉口，就是這種謬論和偏見，也將全部趨於消滅了。

第二、知識平等，可促進民族間的互相了解和團結。上面我已經說過，人類天生是樂羣的，祇因為不能互相認識，才發生種種磨擦。科學的發明，已使地球成為很小的了；然而精神方面的進步，還沒有造成四海一家的現象。而儘量發展人類樂羣的本性，無疑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根本辦法。這又非提高各民族的知識程度，使之相等，不能奏效。這兒可以舉一個很普通的例子。譬如一個很有學問的人，遇到一個無知識的人，並不是因為前者看不起後者，才不願意做朋友；實在由於兩人之間，話不投機，無從交結，祇要使這兩個人的知識相等，他們就會自然而然成為朋友了。民族與民族間，情形也是相似。所以使全人類知識相等，再由樂羣的本性來做聯繫，必可形成全人類的大團結。

第三、知識平等，可實現真正的和平。已往的和平，實際上祇是武裝的和平，因此和平始終沒有成為事實。如若各民族的知識相等，結果一個民族所能做的，另一個民族必定也能做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因為各個民族的能力相等，也就不敢互相欺侮，而且大家明瞭，就是欺侮，也不見得會有任何收穫，必定是得不償失。這樣，全人類自然就會和平相處了。到了那時，實

在毋須什麼國防；而知識相等，便是最可靠的國防。例如美國，平時軍備很少；但是它的國民知識較高，因之兩次大戰發生後，在短短的時期裏，人民立刻可成爲幹練的作戰人員，農工業都能隨時應付戰事的需要。像這樣的國家，誰還敢來侵略牠呢？

總之，水本來是平的，因爲有了低窪才流動，日無私照，由於障礙才產生陰影。人世間的種種不平，推根究源，乃係智識的不相等所釀成。這是使水流的低窪，使日光有陰影的障礙。和平既然是基於平，那未知識平等，本會使真正和平的光芒，普照於大地。

其次的問題，就是全人類的知識，應該在什麼水準上相等。那當然該在全人類可能獲得的最高水準上，這是我主張全人類需受高等教育的理由。

教育是啓發人類智力的工具，因之要使全人類的知識相等，必須先給與全人類相同的工具。目前我們所有最高的這種工具，便是高等教育。但是究竟什麼是高等教育，却不容易的一個切當的定義。依我的理論，最低限度，必須要有現在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的程度。因爲這樣之後，一個人啓發自己智力的準備工作，可說完畢了。而有了這種的準備，一個人就能夠獨力發展自己的特長。如是也可以看出，我所着重的並不是教育的形式，而是教育的實質。假使某種制度下的高等教育，不及我所說的水準，自然是應該加以改善的。

簡括說來，一個人受了高等教育，非特能够自立，會發展本身的特長，並且是社會上一員與天爭利與地爭利的生產者。如是一個人的力量，和同社會的人合併起來便成爲社會的力量，

和同國家的合併起來，便成爲國家的力量，和同民族的合併起來便成爲民族的力量，和全人類的合併起來便成爲全人類的力量。以這種力量求人類的繁榮和幸福的增進，必可完滿實現的。

同時應注意的，就是教育的哲學基礎。歷史上的事實告訴我們，野蠻民族與野蠻民族間的鬥爭是不斷的，而文明國家之間，也是一樣。難道文明國家的人民不受相當的教育嗎？難道教育程度不相等嗎？然而往往是冤冤相報，戰無虛日。這就應該歸咎於教育的哲學基礎。例如日俄未戰之前，日本的教育方針，就是對俄作戰；日俄戰爭後，日本的教育方針，就是對中國侵略。有一年我派中山大學員生到日本去參觀教育，遇到一個小學教「梨」一課。教師把切成許多塊的天津「雪梨」分給學生吃。吃完之後，他問學生是否好吃？學生都答好吃。他又問這梨生長在何處？學生都回答不知道。於是 he 說，這是中國天津所出的梨，你們若想常常吃到這種梨，必須先將中國拿在手裏才成。又如德國，處處都塑戰神，都繪戰神。民國十七年我到德國，見其寓軍於學校。民國二十五年再到德國，學校及社會都充滿戰爭空氣。即以兒童玩具而論，亦莫不是作戰的武器。但是他們的教育爲什麼竟這樣提倡戰爭呢？因爲他們把生物界物競天擇的現象，創爲學說，應用到人類社會上來了。而它們的教育家又把這種物競天擇的學說，做爲教育的哲學基礎，極力提倡鬥爭的教育。這種教育，恰恰滿足帝國主義的需要。於是帝國主義的國家，無不以戰爭爲國民應受的教育，而野心家以侵略爲目的，也就理直氣壯了。

「九一八」日本侵略中國東三省之後，在民國二十五年，我又到德國去出席世界大學會

議，那時見到德國充滿殺氣，目睹危機的存在，想來想去，認爲戰爭的消滅，斷非枝枝節節的辦法所能實現，必須要改革現行的教育哲學基礎。因此在世界大學會議中，提出改革教育哲學基礎案，其大意如左：

教育的目的，是要謀人類的幸福，但是現行的教育，大都違反了這個目的，做侵略者的工具。侵略者說要殺人，教育家就爲他製造劊子手；侵略者說要殺人的工具，教育家就爲他製造屠刀。照這樣下去，教育愈發達，殺人的劊子手愈多，科學愈進步，殺人的工具就愈精巧。這還有人類的幸福可言嗎？這種教育，有什麼用處呢？

教育成爲這種現象的原因，係由於向來的教育哲學基礎，根據物競天擇及階級鬥爭的學說所使然。教育的基礎因爲建築在物競天擇及階級鬥爭學說上面，所以侵略者，以爲侵略是應該的事，教育家替侵略者製造劊子手和屠刀，也覺得是應該的事。如是世界的人類，勢將一天一天似地鄰近消滅的路徑。

所以現在要改造消滅人類的教育，一定要從改革教育哲學的基礎着手；但是怎樣改革呢？就是把仁愛的學說，來替代物競天擇的學說；把互助的學說，來替代階級鬥爭的學說。根據這個仁愛和互助的學說，來做教育的哲學基礎；利用現代一天天進步的科學，來做生產和分配。這樣一方面人類都慈祥愷悌，沒有殺戮的禍害；同時，拿從前製造劊子手和屠刀的科學，來做生產和分配，那怕生產不夠，分配不平？而且醫學跟着一切科學進